

淮阴文史资料

第四辑

淮阴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一九八五年九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淮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淮陰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淮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前　　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胜利，到今年整整是四十个年头了。《淮阴文史资料》第三辑已经收辑了淮阴人民英勇抗日的部分史料；现在，我们又编印了这个专辑，以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八年抗战的历程，是一部气吞山河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民众奋起抗战，前赴后继，力挽狂澜，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本专辑发表的李广涛同志《洪泽湖西岸的风云》、杨巩同志关于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回忆文章和路丁同志的《山子头战斗前后》，李昌松同志的《陈毅春游大柳巷》和杨西彩同志记述新四军西征和彭雪枫业绩的资料，以及孙桂儒、封必疏同志关于坚持灌东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回忆、徐震东同志关于淮海抗日根据地财粮工作的回顾，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淮阴大地是怎样作为党所领导的坚实而可靠的根据地屹立在抗日的烽火之中、淮阴人民又怎样在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卓著的贡献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包括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在内的全民族抗战。本专辑着重介绍了卓越的爱国民主战士、淮北中学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任崇高先生，逐步从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孙笃生同志，以及“淮海区的李鼎铭”吴月波先生，还有悼念年青的共产党员、为革命而献

身的朱环烈士四十二年祭。此外，我们也介绍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反面角色、杀人累累而最终逃不出人民铁拳惩罚的“魔王”周法乾。

也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们还整理和发表了从1938年到1945年八年间淮阴大事记。但此文虽经反复核实、数易其稿，乃由于我们知识水平有限、掌握资料不够充分，错误和遗漏，恐难避免。因恳请读者、特别是知情的老同志不吝指正。

本专辑得以印行，我们首先得感谢为我们积极提供资料和回忆文章的老同志，有了他们的热情支持，我们才能够保持了政协文史资料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以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为主，因而就更具说服力，更能够发挥它的教育作用。

淮阴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年8月11日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目 录

洪泽湖西岸的风云	李广涛	(1)
我对《皖东北日报》的回忆	杨 巍	(9)
回忆皖东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第三期	杨 巍	(14)
山子头战斗前后	路 丁	(18)
陈毅春游大柳巷	李昌松	(33)
新四军四师西征与彭雪枫师长殉国	杨西彩	(40)
卓越的爱国民主战士——任崇高	胡 畅	(52)
回忆德高望重的任老校长		
他，给我们以正气和奋发的力量	胡 畅	(80)
难忘的一件事	皇甫仰秀	(84)
怀念任崇高同志	徐伯璞	(87)
记孙笃生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的战斗历程	侍问樵	(89)
记淮海区的李鼎铭——吴月波先生	侍问樵	(115)
朱环烈士牺牲四十二年祭	吴心荣 侍守民	(131)
坚持灌东抗日根据地斗争的片断回忆	孙桂儒	(144)
一支活跃于敌人心脏内部的		
灌东武装突击队	封必琉	(186)

- 淮海抗日根据地财粮工作的片断回顾…………徐震东（190）
- 杀人魔王周法乾…………王兆平（200）
- 淮阴大事记（1938——1945）
…………淮阴文史资料编辑室（211）

洪 泽 湖 西 岸 的 风 云

李 广 涛*



洪泽湖西岸，指的是原安徽省泗县东部地区。当时辖有半城、青阳、大柏圩、双沟、管镇、大庄等，现在大部归属江苏省泗洪县。在这方圆不到百里的地方，曾经历过风云迭起、战火连绵的斗争时代。这一历史记载，于我们的党史、文史、地方史志和教育后代都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共泗县党组织仅仅保留了白庙党支部未遭到彻底的破坏。这个支部是原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同志在这一带以教学馆、行中医为掩护而坚持下来的。抗战开始后，这一地区受到了我们党中央的关注。当时这一地区的政权是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盛子瑾是省主席廖磊委任的。此时是国共两党合作最好的时期。盛子瑾到泗县走马上任后，中

* 作者安徽合肥人，当时系中共泗县县委书记。现已离休，离休前任安徽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何伟、张劲夫等同志以省抗战动员委员会名义，委派江上青、赵敏、周邨和工作团吕振球等同志，随盛子瑾到泗县工作，由江上青同志任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公开职务是专署秘书。开展统战工作和党的活动。

一九三九年春，山东鲁南分局，派杨纯（女）、江彤（女）来皖东北，与江上青接头后，组成了中共皖东北特委，杨任书记（公开名义是专署民运科长）。夏秋之间，张爱萍、刘玉柱同志受豫皖苏游击支队彭雪枫司令员的派遣先后二次到皖东北，在罗岗和盛子瑾举行了谈判，达成“精诚团结，合作抗日打汉奸”的协议。并在半城区张塘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有力推动了这一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不久，金明同志带领中共苏皖区党委一班人，来皖东北，机关设在张塘、宋庄。金明同志的公开身份是代替张爱萍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主任。这一时期，八路军以江华同志率领的南进支队三个团、以一一五师主力豫鲁苏支队胡炳云一个团，经常活动在泗县、睢宁、灵璧等地，打鬼子除汉奸，有力推动了抗日形势的蒸蒸日上，党的力量也日益发展。一九三九年秋，中共泗县委员会诞生，这也是抗战后第一任县委，书记由石立志同志担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党的建设。

盛子瑾的政治背景很复杂。他不是桂系派，可能是戴笠系统的人。当时在安徽的广西军不信任他。如当时任灵璧县的县长许志远，是广西军的嫡系，并掌握一支武装。许表面上服从盛子瑾的领导，实际上很仇视盛子瑾。特别是在廖磊死后，李品仙代之为安徽省主席，许、盛二人就公开敌对了。有名的“小湾事件”，就是许志远设计企图谋害盛子瑾的事

件。为了掩护盛子瑾逃离虎口，我们的江上青同志不幸牺牲。在盛子瑾上任为专员后，由于全国形势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没有什么力量，迫使他不得不表示开明，依靠进步力量，全力抓武装建设。他在《我的目前主张》这本小册中强调“军事力量还十分薄弱，弹药不足，缺乏训练”，并强调“要建立军队的政治工作，要恢复北伐时代的政治工作精神……”，因此而得到了进步力量的赞助。这时期，整个地区只有县城沦陷敌手，而在广大农村中，政权巩固，抗日气氛浓厚。军事力量也发展了四五千人，其中以赵汇川同志（老共产党员）为支队长率领的三支队这支一千多人的武装力量，成为盛子瑾的主力。这支武装力量拥有大批党员骨干和知识分子，各连队也都建立了党的支部，战斗力强，士气旺盛，纪律严明，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由于全国抗日形势的逐渐恶化，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所谓“防止异党活动的方案”开始见诸实施。加上盛子瑾与许志远之间的矛盾，反动的李品仙派出马馨亭率一个团的兵力，勾结敌伪雷杰三，窜到皖东北，企图取代盛子瑾的专员职务。同时又任命三青团系统的骨干分子朱天修为泗县长。目的在于扼杀皖东北的抗日形势，消灭皖东北的抗日力量，配合全国反共形势，勾通与苏北韩德勤的联系。为了粉碎国民党这一阴谋，当时中共中原局刘少奇同志指示，采取“援盛打马”的方针。根据少奇同志指示，一九四〇年二月四日，由张爱萍同志指挥战斗，一举攻克了马馨亭固守的地主庄园——大柏圩子。此后雷杰三正式投敌；许志远又到“立煌”去请兵，一心想赶走盛子瑾，登上皖东北专员的“宝座”，但终未得逞，最后遭到了可耻的下场。盛子瑾早就知

道广西军阀李品仙对他不信任，又加上许志远、朱天修两人一个去告状，一个在泗县挖墙脚，都说他通共，说他赤化。这时盛子瑾应该明白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有出路，但他既怯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通缉，又不愿意跟我党我军走团结抗战的道路。盛子瑾出自于个人的野心和阶级根源，异想天开地想保留一股力量，去闯出一条路子。恰好，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属下李长江部，正在准备接受蒋介石制定的“曲线救国”论，于是盛子瑾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初集结他能指挥调动的各路游击队，向淮河靠近，二月底，盛率众二千余人，渡淮河绕道去东南投靠李长江。当进入我新四军第五支队防地时，受到阻止。盛子瑾受到我五支队的礼遇，经我五支队负责同志晓明大义后，护送他们夫妇出境。

这时，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同志，正在津浦路西定远县藕塘向刘少奇同志请示事宜。闻此讯后，日夜兼程赶回泗县张塘，坚决贯彻少奇同志指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了以刘瑞龙同志为主主任的军政委员会，并委派刘玉柱同志为专员、赵敏同志为泗县县长，迅速建立了八个区的抗日民主政权。这八个区的大部以后才归属江苏泗洪县的建制。

中共泗县委员会此时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而公开，这也是抗日战争后第二任县委组织，以李霁明为书记，张政、郭光裕、罗代因、江彤、江成志为委员。根据区党委指示，县委组织了一个工作团，重点驻守青阳镇。青阳镇当时是泗县四区，区长郑淮舟、区委书记房少勇同志。苏皖区党委为了搞好这唯一的县政权工作，金明同志常去当时泗县一区郑集检查工作。张彦同志也常去三区双沟检查工作（该区区委书记是洪沛同志）。由于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行署）

设在五区半城，这个区紧靠洪泽湖西岸，所以由刘瑞龙同志直接帮助这个区的工作。不久，这个区改为直属区，区委书记先为汪洋（孟戈非）同志，后为王光宇同志。

泗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刚建立时，原三青团总部派来的县长朱天修还力图反抗，声言抗日民主政权不是合法政权，只有他才是“正统”，并扬言与共产党誓不两立。同时还向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发去电报，要求国民党派大军东进泗县接管政权。他秘密与敌伪据点高楼、张楼张海生等伪政权加紧勾结，图谋不轨。虽然赵汇川、金明同志再三教育，仍无悔改之意，坚持一意孤行。这样一个死硬的顽固派，难免受到人民的唾弃，最后被人民予以应有的惩处。

泗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如何达到巩固，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为此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由于基本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县区武装力量还没有成长起来，不能抵抗住来自各方面的反革命力量的摧残。在泗县七区管镇，我们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女副区长黄××，突然遭到国民党盱眙县长秦庆霖和湖匪高铸九率二百余从湖上登陆的袭击，包围了区署，黄副区长与工作人员不到十人，仅四、五支枪，坚持抵抗了一夜，终因弹药用尽，黄副区长负伤后又被敌人砍了一刀。当我们主力部队闻讯赶来解围后，即将黄副区长送至淮河南岸新四军五支队军医院抢救，但由于流血过多，不幸牺牲。此后不到两个月，这个区的区长江山同志，又不幸遭秦庆霖部杀害。也就在这年的麦收季节，泗县城内下来一股日伪军，乘我主力部队在外作战之机，突然由马公店、车门山直扑青阳，企图一举围歼我县委机关。恰好县委几个负责同志与县工作团人员当时正分散在四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日伪扑空后，转至袁圩子。当时在袁圩的有县委组织部的干部朱瑟沙同志和工作团的俞尊霞同志，还有皖东北日报社的记者马文训同志等五人，未及撤离，不幸被俘。俞尊霞同志是青阳人，当场被汉奸认出。日寇令俞尊霞书面自首，俞尊霞同志提笔大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字，当即被日寇一刀砍去五指，复至室外挖一深坑，将五位同志全部活埋。五位同志在坑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唱抗战歌曲，大义凛然，壮烈殉国。是夜，区委书记房少勇同志赶到袁圩，在烈士们就义的地方拾回几枚弹壳，让人们永远怀念他们。还是在这一年的中秋之夜，日寇窜到泗县三区双沟镇，进行一场血腥屠杀，又留下一笔血债。那是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五日，驻蚌埠的一支日寇约三、四百人，乘汽艇拖船，经五河至盱眙参与重要军事行动，途经双沟，遭我八路军六八五团的一个连的伏击，伤亡惨重，并被击毙一名指挥官沉尸淮河。第二天，这股日寇返回蚌埠，行至双沟，本不敢上岸。双沟的党政工作人员发现日寇，也赶紧动员群众进行疏散，撤离家园，免遭日寇杀戮。但有少数败类，却在河岸边摇旗示意，这样，日寇放心地上岸了。日寇进入双沟后，鸣锣示众，强迫老百姓集中在街北头听训。未及疏散的老弱妇幼约五、六百人，被迫集中，突然日寇机枪齐鸣，一时血肉横飞，广大群众很少幸免于难。双沟人民世世代代也忘记不了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这笔血债！

中共泗县县委在建立政权后的八个月中，在苏皖区党委直接领导下，由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头蹲点，具体帮助，手把手地培养县、区领导干部。县委也是直接做四个区委的工作。实践证明，在根据地建立之初，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

作。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不仅是建设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经验，也是培养年轻干部的最好方式。记得在一九四〇年七月，金明同志在宋庄作的五个月来的工作总结，就是总结泗县五个月的党的建设，使人们认识到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几支主力部队在皖东北一带坚持抗战，没有归仁集、胡桥、大柏圩等几次战斗，狠狠打击和消灭一批鬼子和顽固派的进攻，没有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泗县首先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当根据地建立之后，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地方武装和民兵团，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困难的；而武装力量的壮大、发展和党的建设又依赖于发动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千千万万的基本群众站起来拥护我们，革命胜利的成果必然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党的建设也不堪想象。金明同志提出的这些问题，革命实践已证实是完全正确的。金明同志在给泗县县委布置工作任务时还说：“群众工作，是目前泗县党的中心工作。党的工作中的中心一环是开展群众运动，开展群众运动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他强调群众工作在当时对于纠正我们的干部作风是非常必要的。干部作风问题，在当时确实比较严重。金明同志指出要反对工作团作风，就是指一些能说会道，夸夸其谈，严重脱离实际的干部作风，有些同志作起报告来先是甲乙丙丁，然后是一二三四，最后说一点还有ABCD。难怪当时在干部和群众中流传一句嘲笑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某某某来说话。没有敌情时，说起来没完没了；听到枪声后，惊慌失措逃之夭夭。”当时对这种干部作风的批评，显然是有长远意义的。

在泗县还出现过反“托派”的问题，虽然没搞过运动，但在一九四〇年夏，确实也抓起来一批所谓“托派”干部。

如宋振鼎、谢冰岩、王绍、小陆等二十多人都曾被抓起来过。直到秋后区党委机关转移至苏北淮海区的时候，在行军路上还见到两个“托派”被一付手铐铐着，并肩行进。到淮海区后，又扩大了反“托派”的范围。后经刘少奇同志批示，才都得以释放，恢复了工作。泗县的反“托派”问题，听说是受山东湖西“肃托”运动的影响，当然，这都是康生的“杰作”。记得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冬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久，就在陕北公学图书馆门前的广场上作报告，题目就是“肃清托洛斯基匪徒问题”。不久，又搞什么“抢救失足者”。幸而被党中央发现制止。这些在泗县发生过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有待党史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目的是为了党的事业、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九四〇年十月，苏皖区党委转移至苏北淮海地区。接着，以泗县为中心，划成一个地委——皖东北地委，书记由张彦同志担任。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相继成为七个师，这个地区归属新四军四师范围，成立了淮北区党委。同时县制也有些变化。笔者是在区党委转移至淮海地区时，又踏上了东进的征程。

我对《皖东北日报》的回忆

杨 巩*



《皖东北日报》是《人民日报》——《淮海报》的前身。

《皖东北日报》是什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性质的报纸？做了些什么？与《人民日报》——《淮海报》是怎样的关系？把这些弄清楚，对于了解淮北根据地建立之前我地下党从事报刊活动的情况，对于了解《人民日报》——《淮海报》的诞生，不无裨益。

我是《皖东北日报》后期调进去的，又是一个普通的编辑人员，况且时间已过去四十五、六年了，就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所历，来回忆这一段情况，自然很有局限性，但我仍把我的回忆写出来，以供知情的同志纠正和补充。

(一)

《皖东北日报》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在今泗洪县管镇创

* 作者江苏盱眙人，现已离休，离休前系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顾问。

刊，石印，三日刊，八开版面，每期四版，名义上，它是第五战区第六抗日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创办的官方报纸。为报纸提写报名的是司令兼安徽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盛子瑾，这张报纸一直办到一九四〇年春节以后盛子瑾率部逃离皖东北地区为止，历时一年多一点。

(二)

《皖东北日报》名义上是盛子瑾办的官方报纸，实际上却在我们地下党的控制之下，也可以说，是我们地下党组织利用盛子瑾的合法名义创办的报纸。在苏皖区党委建立之前，以杨纯同志负责的皖东北特委领导这个地区的党的工作，盛子瑾那个政治部的整个工作，都在我们党的控制之下，专署秘书兼政治部主任江上青，政治部的组织科长周邮，宣传科长贺汝仪，都是共产党员，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不是党员就是同情党的抗日进步青年。党利用政治部这个有利的阵地，举办抗日军政干校，组织剧团、工作团，向部队和地方派遣政治工作人员。创刊《皖东北日报》当然也不例外。报社社长是宣传科长贺汝仪兼任，派进去的工作人员都是些具有进步思想或渴求进步的抗日青年。我所知道的如编辑李乾一（现名王亦纯）高原（已故），收录广播记录新闻的薛练青（原名周培钧，已故），先担任缮写后又作记者的陈伦康（现名岗森），美术编辑李艺，担任发行的江舜注，负责石印的工人张广祥、邓几黎等，都是创刊时期的人员，不久他们都入了党。社长贺汝仪同时也是主要的编辑人员。后来，报社人员不断得到补充，孙觉、李文涛大约是在八、九月间调进，主持编辑业务，都是共产党员，我从宣传科调到报社编辑部